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

黄月圆; 杨素英

*Published in:*  
世界汉语教学

Published: 01/01/2004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黄月圆, & 杨素英 (2004).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1), 49-59, II.

###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HKBU Scholars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In addition to the restrictions prescribed by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of Hong Kong, all users and readers must also observe the following terms of use: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HKBU Scholars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Users can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To share publications in HKBU Scholars with others, users are welcome to freely distribute the permanent publication URLs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

黄月圆 杨素英

**提要** “把”字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我们这项研究从情状类型来调查母语为英语的外国留学生的“把”字句习得状况。我们做了三项“把”字句专题测试——造句、改句、判断句子,把不同的情状类型均匀地分布在测试题中。我们发现,英语学生对“把”字句的终结性关键语义有明显的意识,这种意识与语言习得中的“情状假设”普遍倾向一致。这一发现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把”字句 语言习得 情状类型 终结性

## 一 引言

“把”字句是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句式,也是汉语语法学家讨论最多的题目之一。以往的“把”字句研究以描述为主。“把”字句有两个基本的特征:把字后面的名词必须有指或特指(specific),有定、已知,或见于上文,或可以意会;述语中的动词有处置义,即,动词对其宾语施加影响,使其产生某种结果。动词不能以光杆形式出现,一定要加有其它成分,如体标记“了”,结果/趋向/动量补语,动词重叠或介词短语。“把”字句的动词部分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崔希亮(1995)分析了《红楼梦》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把”字句的结构类型,统计出,86%的“把名词—VP”结构中的VP是述补结构。语义上,薛凤生(1987)认为“把”字句中的VP必须是说明由于某一行动而造成“把”字后面名词的某一状态。金立鑫(1997)把语义细分成三类:结果类(把脸冻得通红),情态类(请你把地扫扫),动量类(把这些过程又演了一遍)。张旺熹(2001)通过语料统计分析提出,典型的“把”字句凸现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空间位移的过程。

近年来,学者们对“把”字句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他们试用情状类型来概括以上所说的“把”字句动词的种种特点。杨素英(1995, 1998)指出“把”字句(包括“被”字句)的关键是要满足[+Telic 终结点],[+Perfective 完成]。Sun(1995)用高及物性来涵盖“把”字句的动词有限性(temporal boundedness)和“把”字后面名词客体完全受影响性(complete affect-edness)的关系,这两种特性都是高及物性的特征。Liu(1997)采用了Dowty(1991)提出的

\* 本文在“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北京)上宣读。此研究由香港浸会大学教职员研究基金(FRG/98-99/II-20)及香港研究资助局(RGC)(HKBU2066/00H)资助。

同词素性(homomorphism),把“把”字句动词的有限性(boundedness)和名词有指性(specificity)联系起来。Dowty 把终结性/有限性述语的论元看作一个新语意角色,叫做增量角色(incremental theme),此角色表达论元和事件体貌之间的一种互相依赖关系。这种互相依赖关系是一种结构保留功能。这些新的讨论虽然看起来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其实是一致地描述语言中的一种共性:情状类型的有终结性/有限性区别于无终结性/无限性,以及动词的有终结性/有限性与其客体名词有指性有紧密的相互关系。虽然“把”字句是汉语的特殊句式,但是“把”字句正是这种互赖关系的体现,把汉语的特有“把”字句式与语言中的一条共性结合起来,不仅对我们理解“把”字句的复杂特性有帮助,更能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把”字句习得的特性。

“把”字句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一个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姜德梧(1999)分析了外国人在汉语水平考试(HSK 基础)中回答“把”字句试题的情况,学生在“把”字句测试中的通过率只有 50%。有关“把”字句习得的研究并不多,以往的研究以描述学生的偏误“把”字句为主。主要研究有李大忠的“把”字句偏误分析(1997)和靳洪刚的从语言分类规律来分析说英语的人习得“把”字句的情况(1993a, b)。我们认为,“把”字句的习得研究还应该从语言的普遍原则和“把”字句的内在特性着手。我们这项研究从情状类型来调查学汉语的母语为英语的外国留学生的“把”字句习得,看看留学生是如何理解“把”字句的动词终结性的。我们做了三项“把”字句专题测试——造句、改句、判断句子。我们把不同的情状类型均匀地分布在测试题中。我们的测试既调查情状类型对“把”字句习得的影响,又调查不同句式影响“把”字句习得的情况,还进一步察看不同的测试任务是如何影响学生的测试结果的。

## 二 情状类型和汉语“把”字句

情状类型与动词特性有关。动词可以根据动态/无动态(±动力),持续/瞬时(±时限),有结果/无结果(±终结)等特征分为以下四类:

### (1) 四类动词

○ 状态动词[ - 动力, - 时限, - 终结],例:爱,有,住,享受

○ 动作动词[ + 动力, - 时限, - 终结],例:叫,跑,玩,学习

○ 结果指向动词分两类:

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 + 动力, - 时限, > 终结],例:造房子,画画

消耗类结果指向动词[ + 动力, + 时限, > 终结],例:喝,拆

(这两类动词区别在于,消耗类动词有瞬时性,比创造类更容易导向结果)

○ 含结果实现动词[ + 动力, + 时限, + 终结],例:赢,打死

这四类动词又可以根据有无结果这一标准分成两组<sup>①</sup>:状态动词和活动动词为非终结性情状动词,不表明结果;结果指向动词和结果实现动词为终结性情状动词,表明结果。另外,结果指向动词的消耗类比创造类更容易导向结果。

单独动词特性我们称为动词情状,动词特性与句子中其它成分(宾语、补语等)相互作用产生的特性我们称为句子情状(Comrie, 1976; Dowty, 1979; Smith, 1991; Vendler, 1967; Verkuyl, 1972)。句子情状的概念很重要,如单独的状态动词和活动动词是非终结性动词

(例2),但是在句子中,由于有宾语或补语等其它成分的影响,句子情状可能呈终结性(例3)。

(2) 李四恨张三。 (状态动词,非终结性)

(3) 李四恨死了张三。 (终结性)

现在我们来分析情状类型在“把”字句中的重要性。“把”字句表现某物、某人、某事经历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或者有终结的事件。杨素英认为“把”字句的关键是要满足[ + Telic 终结性]和[ + Perfective 完成]两点(Yang, 1995; 杨素英,1998)。结果实现动词和消耗类结果指向动词直接表明结果或强烈地导向结果,满足[ + Telic 终结性],所以,这两类动词加上完成体标记“了”就可以采用“把”字结构(例见4—5)。例(4a,5a)句中的动词含有终结点和瞬时性,但是句子缺少完成(completion),没有满足[ + Perfective 完成],不符合语法。例(4b,5b)不同,完成体标记“了”给(b)句加上了终止(termination)的意义,因为结果实现动词和结果指向动词具有瞬时性,加上“了”后,句子有完成意义,所以,(b)句合法。

(4) a. \*李四把张三杀。 (结果实现动词)

b. 李四把张三杀了。

(5) a. \*他把水喝。 (消耗类结果指向动词)

b. 他把水喝了。

但是其它类型的动词情况不同。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无终结性,非瞬时性,必须用其它的定界成分(得字结构,结果词素等)来获得终结性和完成意义,才能进入“把”字结构(例见6—8)。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非瞬时性,如(8a)句中的“造”即使加了“了”,也只能含有终止(termination)的意义,不能保证完成(completion)的意义,所以不能满足[ + Perfective ],因而不合法。(b)句中的“造好”可以看作成是结果动词,既有终结点,又有瞬时性,加上“了”后,句子有完成意义。所以(b)句合法。

(6) a. \*李四把张三恨了。 (状态动词)

b. 李四把张三恨得要死。

(7) a. \*他把球拍了。 (动作动词)

b. 他把球拍了一下。

(8) a. \*他们把房子造了。 (创造类结果指向动作动词)

b. 他们把房子造好了。

杨素英总结出以下四类常用来封闭事件、加上终结点、导致结果的定界成分(delimiting elements):

#### (9) 四类定界成分

○ 得字结构:他把腿跑得生疼

○ 动结复合词的结果词素:老王把他恨透了

○ 四种名词:部分名词 partitive NP:把橘子剥了皮

限量名词 quantified NP:把他踢了两脚

结果名词 resultant NP:把木板搭了一间狗屋

目标名词 goal NP:把书给了李四

○ 方位短语:把字写在黑板上/把黑板写满字

我们认为用情状类型理论来讨论“把”字句概括性强。情状类型不仅概括了“把”字句的特性,也概括了“被”字句和完成体标记“了”的特性(有关“了”的讨论,见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2000)。而且,情状类型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步解释语言习得中情状优先的普遍现象。研究语言习得的学者们发现,在语言的时体习得过程中,无论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的习得者都倾向于先给终结性动词加注完成体的标记,而在非完成体的习得中,习得者则倾向于给非终结性动词加注标记。学者们把这一普遍倾向归纳成“情状假设”(Aspect Hypothesis)(有关情状假设的讨论,见 Shirai, 1991; Andersen & Shirai, 1996; Bardovi-Harlig, 1999)。

### 三 我们的研究和结果

我们近年来系统地做了一系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为了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我们既研究习得者书面表达的自然语料(作文),还进行系列的专题测试。本文报告我们系列研究的一小部分,主要讨论“把”字句专题测试的结果<sup>②</sup>。1999年12月,我们对14名在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做了一次“把”字句测试练习。受试者均为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具有中等汉语水平。我们的“把”字句测试有三部分:正误判断、句型变换、造句。这三部分测试在形式和要求方面很不相同,造句部分给予受试者很大的自由度,我们仅提供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如,看书),受试者可以用“把”字句自由造句。句型变换部分有一定的自由度,受试者首先需要判断测试句能否转换成“把”字句,然后对能够转换的测试句进行变换,变换“把”字句时,受试者允许增减或改变一些词语使句子通顺自然。判断正误部分比较直接了当,受试者只需要在认为符合语法的句子前面打勾就可以了。这三部分测试可以帮助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习得者掌握“把”字句的程度。我们在设计时,把不同的情状类型较均匀地分布在各部分的测试中。下面我们依次讨论三个测试的设计及其测试的结果。

#### 3.1 判断测试及其结果

正误判断这项测试共 25 句,13 句正确句,12 句错误句,测试卷上正确句子和错误句子以及不同情状类型的句子被随意打乱,避免给受试者造成导向。判断测试的例句如下:

##### (10) 判断测试中的错误句

- 状态动词句,例:布朗把丁云喜欢了。
- 动作动词句,例:布朗把门敲了。
- 创造类的结果指向动词句,例:他们把房子盖了。

##### (11) 判断测试中的正确句

- 动作动词 + 定界成分句,例:王红把报纸看了一遍。
- 创造类的结果指向动词 + 定界成分句,例:古波把信写得很长。
- 消耗类结果指向动词句,例:小波把书撕了。
- 结果实现动词句,例:丁云把门打开了。

表 1 是判断测试的结果(见下页表 1)。表 1 中的 1、2、3 类情状类型动词因为不能满足“把”字句的[+Telic 终结性]和[+Perfective 完成]的要求(如,\*布朗把丁云喜欢了),所以这些句子不合语法,不应该接受。4—7 类情状类型的“把”字句为合语法的句子,是可接

受的句子。25 句测试判断句中,12 句合语法的句子和 13 句不合语法的句子在数量上分布均匀。但是,学生除了对第 1 类的状态动词,80% 不接受外,对其他的 6 类,都倾向接受,70% 至 77% 的不合语法的第 2、3 类句子被受试者接受为合法句(个别学生对个别句子没有做回答,数量很少,这里忽略不计),所以,判断这两类句子的正确率只有 27% 和 21%。可以看出,受试者做正误判断题时,有泛化倾向,强烈倾向接受“把”字句,不该接受的也接受。但是,这项测试的结果同时清楚地显示,受试者明显地把状态动词与事件动词区别开来(我们在第二节提到的四类动词,若以状态/非状态性来划分,除了状态动词,其它三类均是非状态动词,为事件动词),他们普遍不接受状态动词的“把”字句,判断状态动词“把”字句的正确率高达 80%。

表 1 判断测试的结果

类别	情状类型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回答
1	状态动词	80%	20%	0
2	创造类的结果指向动词	27%	71%	2%
3	动作动词	21%	77%	2%
4	动作动词 + 定界成分	76%	21%	3%
5	结果实现动词	73%	24%	3%
6	消耗类结果指向动词句	71%	25%	4%
7	创造类的结果指向动词 + 定界成分	70%	26%	4%

### 3.2 句型变换测试及其结果

我们的句型变换测试部分包含 7 种句式,其中 3 种句式不能转换成“把”字句,4 种可以转换。每一种句式有 4 个测试句,共 28 个句子。这类测试的难度较大,不仅牵涉到不同的情状类型,还涉及到一些特别的句式,如,进行时句,兼语句,动量宾语句等。例句如下:

#### (12) 三种不能转换成“把”字句的句式

- 状态动词句:小明喜欢小波。
- 动作动词 + 进行时:王林在敲门。
- 创造类的结果指向动词句:王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 (13) 四种可以转换成“把”字句的句式

- 结果实现动词句:小明打碎了那只杯子。
- 动作动词 + 定界成分(动量词):小兰敲了两下门。
- 动作动词 + 定界成分(兼语句):老师叫小亮去拿报纸了。
- 动作动词 + 定界成分(方位短语):老师贴了一张纸条在门上。

句型变换测试的结果见下页表 2。表 2 中 1 至 3 类的句式一般不能转换成“把”字句,因为这些句子不具有终结性和完成性,所以,不转换就正确了,未改率等于正确率。测试结果显示,受试者对 69% 的 1 和 2 类的句式没有进行转换,并清楚标明这些句子不能转换。可以看出,大部分受试者明显意识到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 + 进行时”与“把”字句的不兼容性。但是,受试者对第 3 类的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的反应有所不同,48% 的第 3 类句式没有转换,但是,52% 被错误地转换成“把”字句(如,\*王林把一封很长的信写了/\*阿 Q 把一个又大又圆的圆圈画了),错误集中在一半受试者身上,说明有一半的受试者意识到创造类

结果指向动词与“把”字句的不兼容性,然而,另一半的受试者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不兼容性。

表 2:句型变换测试的结果

类别	情状类型	正确率	错误率	未改率
1	状态动词	69%	31%	69%
2	动作动词+进行时	69%	31%	69%
3	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	48%	52%	48%
4	结果实现动词	77%	9%	14%
5	动作动词+定界成分(动量词)	50%	11%	39%
6	动作动词+定界成分(兼语句)	34%	39%	27%
7	动作动词+定界成分(方位/趋向短语)	34%	55%	11%

4—7 类句式可以转换成“把”字句。除了第 4 类结果实现动词的“把”字句转换的正确率高达 77% 外,受试者转换其它三类句式(5—7 类)的正确率很低,仅达 50% 和 34%。这三类句式比其它句式复杂,第 5 类句式不仅有一个宾语,还有一个动量宾语,第 6 类句式是兼语句,含有两个动词,两个宾语,第 7 类句式有一个宾语,还有一个方位短语。把这三类句式转换成“把”字句有一定的难度,不能简单地把原句的宾语提前,整个句子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受试者的错误包括转换不成功和未转换,未转换的第 5 类句子高达 39%,未转换的第 6 类句子有 27%。原因可能是,第 5 和 6 类句式含有两个宾语,部分受试者对提前哪一个宾语到动词前面不能肯定,因而没有转换。相比之下,未转换的第 7 类句子较低,只有 11%。第 7 类句子只有一个宾语,对受试者来说,要提前的宾语明确,所以转换率高,但是,转换第 7 类句子的错误率很高,高达 55%。

受试者在转换这三类句式时所犯的错误一样。所有转换第 5 类句型的错误都是把句中的“动量词—宾语”作为一个整体宾语移到动词前面,如,把“小兰敲了两下门”改成“小兰把两下门敲了”,而没有意识到动量词“两下”,不是宾语“门”的修饰语,不能与宾语一起移到动词前面。所有转换第 6 类句型(名词 1—动词 1—名词 2—动词 2—名词 3)的错误都是把句中的第三个名词“把”字化,如原句“老师叫小亮去拿报纸了”改成了“老师叫小亮把报纸去拿了”。而此句式正确的转换应该是把第二个名词“把”字化,“老师把小亮叫去拿报纸了”。在这一兼语句中,名词 2 既是动词 1 的宾语,又兼作动词 2 的主语,看来受试者意识到名词 2 兼职主宾语的功能,可能认为主语与“把”字句有不兼容性,所以排除了用“把”字提前名词 2 的可能。而第 6 类句型中的名词 3 只有宾语的功能,所以,他们自然地把这个宾语提前到“把”字前面。这些都反映出留学生可能把“把”字句简单地理解成宾语提前的句式。所有转换第 7 类句型的错误都是原封不动地把宾语移到动词前面,如把“老师贴了一张纸条在门上”改成“老师把一张纸条贴在门上”,而没有意识到,体标记“了”不能放在动词和方位/趋向词之间,需要移到方位/趋向词后面。明显看出,受试者还没有掌握这几类较复杂句式的“把”字结构。以下是句型变换测试中出现的部分错误例句。

- (14) \* 小红把两遍课文读了。  
 \* 老师派古波把花去送给小兰。  
 \* 丁兰叫大宝把汽水去买。

- \* 小明叫布朗把球去打了。
- \* 古波把一个杯子放在了桌子上。
- \* 小光把一块石头扔到了水池里。
- \* 丁兰把一只箱子放在了行李架上

### 3.3 造句测试及其结果

造句测试部分考察受试者对4组动词的造句情况,每组3例,共12个造句。4组动词是:动作动词(如:看书、拍球),结果指向动词(1)(包括2个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如:做棉袄和1个消耗类结果指向动词,如:吃苹果),结果指向动词(2)(指需要有方位短语等作定界成分的动词,如:放行李),结果实现动词(如:打破杯子)。表3是造句测试的结果。

表3 造句测试的结果

类别	情状类型	正确率	错误率	未造句率
1	动作动词	36%	60%	4%
2	结果指向动词(1)	39%	61%	0
	○ 创造类结果指向 ○ 消耗类结果指向	64%	36%	0
3	结果指向动词(2)	83%	12%	5%
4	结果实现动词	86%	12%	2%

结果显示,受试者用动作动词和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造句的错误率最高,分别达60%和61%。这两类动词不能直接进入“把”字结构,必须加有其它的定界成分来获得终结性和完成意义,才能造成“把”字句。受试者的造句错误并不是完全因为无定界成分造成。平均来说,受试者在造句中,60%的动作动词和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都带有引导终结性的定界成分,如,动量短语“两次”,结果补语“完”等。不仅如此,73%的造句都加上了完成体标记“了”。可以看出,受试者在自由度较大的造句测试中显示出他们意识到“把”字句对终结性和完成性的要求,但是,他们错用定界成分很多,错误高达60%,例见(15)。这些错误反映受试者对汉语的动量补语、结果补语、可能补语等定界成分还没有掌握好,在动词与定界成分的搭配方面错误严重。

- (15) \* 他把那本书看了两次。  
 \* 他把这个歌听到了。  
 \* 他把歌听了一次。  
 \* 你把这首歌听得懂吗?  
 \* 我把那个球拍好了。  
 \* 我把篮球拍得很快。  
 \* 他把棉袄做完了。  
 \* 她把棉袄做得很好。

造句结果同时显示,受试者用结果实现动词的“把”字句造句正确率最高,达86%。他们对需要用方位短语作定界成分的结果指向动词也掌握得较好,造句正确率达83%,例见(16)。

- (16) 我把这个行李放在房间里。  
 得让他把他的行李放在这儿。



## 四 讨论

### 4.1 语言习得中的普遍倾向

从我们的测试来看,中等程度的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对“把”字句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对“把”字句的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关键语义有明显的意识。这种意识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1)他们在判断和句型转换两项测试中非常清楚地把无终结性的状态动词从“把”字结构中排除出去;2)造句中,他们对缺乏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动作动词,多数都会主动、自然地添加表达结果或变化后的状态的定界成分以及体标记“了”来补充终结性和完成意义(虽然他们有时错用定界成分)。这种对“把”字句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强烈意识与受试者的母语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母语(英语)根本没有类似“把”字句的结构。这种意识有可能与课堂学习有关。对外汉语教科书和教师通常都是用传统的处置说来解释“把”字句中动词对其宾语施加影响,使其产生某种结果,或处于某种状况的处置意义。这些解释有可能使学生对“把”字句的结果性产生一些概念。但是,从目前的课堂教学情况来看,这种影响不是很大。首先,如李大忠(1996)指出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把”字句问题上还没有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足够的、现成的成果。到目前为止,汉语语法书还没有能够非常系统、清晰地概括“把”字句的语法、语用规律,还没有从情状类型来系统归纳“把”字句语义。李大忠提到,外国学生总是希望教师明确告诉他们什么情况下要用“把”字句,什么情况下不能用,可是,教师恰恰就是很难明确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二,外国留学生对“处置”概念难以理解。“处置”是一个非常抽象概括、不能明确定义的词。不仅外国人不易理解,一般说汉语的人也难以明白其意。那么,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对“把”字句终结性和完成性的明显意识来自何处呢?

我们认为,这种意识来自语言习得的一种普遍规律。受试者对“把”字句中终结性的直观意识与语言习得中的“情状假设”普遍倾向一致。“情状假设”的习得普遍倾向是指第一和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习得时态和体态的过程中有一个普遍的规律。研究者们发现,习得者对完成体的使用最初只限于终结性情状(结果动词和结果指向动词),然后才扩展到非终结性情状(状态动词和动作动词);他们对非完成体的掌握顺序恰恰相反,最初只限于非终结性情状,然后才扩展到终结性情状。(见 Weist, *et al.*, 1984; Flashner, 1989; Andersen, 1986, 1990; Li, 1989; Robison, 1990; Shirai & Andersen, 1995; Bardovi-Harlig, 1992, 1994, 1999; 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 1999; 杨素英、黄月圆、曹秀玲, 2000)。学者们(Bickerton, 1981; Robinson, 1990)把这一规律归结于人脑的先天能力,认为状态与动态以及瞬时与持续等语义区别是先天存在于人脑中的。到目前为止,“情状假设”规律被普遍认为是时体习得的特点,很少有研究提及“情状假设”规律与其它语法范畴习得的关系。

我们认为“情状假设”规律中习得者反映出的对终结性和非终结性的自然辨别不仅仅是时体习得的特点,既然习得者有区分终结性和非终结性的本能,这种普遍倾向在其它语法范畴习得的过程中也会反映出来。“把”字句和时体虽然属于不同的语法范畴,但是汉语的“把”字结构本身在语义上就受情状类型的限制,必须满足终结性的语义要求。“把”字句的这种特性与语言习得中的区分终结性和非终结性的普遍倾向一致,那么,汉语学习者在“把”字句习得过程中呈现出区分终结性和非终结性的普遍倾向是非常自然的表现。

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学者们已经发现语言中动词的有限性(即终结性)和有限动词后

面的名词客体的完全受影响性是互相依赖的关系(Dowty, 1991),提出汉语“把”字句的述语结果性与“把”字后面名词的有指性是这种互相依赖关系的体现(Sun, 1995; Liu, 1997)。在我们自由度较高的造句测试中,受试者所造的“把”字句中,“把”字后面名词没有一例是无定名词(无定名词除了在一定的语境中可能是有指,一般说来是无指的),很多受试者在造句时直接加上有指成分,虽然,有的造句有错误,但是,错误不在“把”字后面的名词方面。如,例(17)是个不甚合法的句子,缺少了完成体标记“了”,但是“把”后的名词客体“我的衣服”有指。这很有趣,似乎学生本能地意识到“把”后名词的有指性,这样看来,又是一例学生对普遍现象的有规律的反映。

(17) \* 太阳把我的衣服晒干。

#### 4.2 泛化现象

中等程度的、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在“把”字句测试中有泛化倾向,泛化程度与测试类型有关。他们在正误判断测试中,倾向接受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和动作动词构成的错误“把”字句,错误率高达77%。在句型转换测试中,也反映出泛化倾向,但是,错误率远低于判断测试。状态动词句和动作动词的进行句不能转换成“把”字句,坚持转换的受试者是少数,错误率为31%。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句也不能转换成“把”字句,测试中,此类句式的转换错误率达52%。这些现象反映出中等程度的汉语留学生判断“把”字句正误的能力较弱,判断时他们很可能把“把”字句看成是简单的宾语提前的“主—宾—动词”结构。

这种把“把”字句简单看成“主—宾—动词”结构的问题在句型转换测试中很明显。我们设计句型转换题时,其中两种句式中的宾语选用了不定名词短语(例见18),来测试受试者对“把”后名词有指性的掌握。除了一人外,所有的受试者都原封不动地把原句中的不定名词短语移到“把”字后面。但是,在自由度较高的造句测试中,则没有学生采用不定名词作“把”字的宾语。这说明学生在不同的测试任务中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当我们测试学生对某一语法现象掌握的程度时,要多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另一方面,中等程度的学生已经意识到“把”字句对“把”后有指名词的要求,所以在自由度较高的测试中,他们会下意识地在“把”字句中用有指名词。但是,由于学生的汉语程度不高,这种下意识还是较薄弱,尤其在强制性的语法测试中,这种下意识还不具有强有力的主导力量,所以在改句测试中,学生还是机械地把原句中的不定名词短语移入“把”字后面。这种机械的改句还反映在“了”的使用位置上。接近50%的错误是把原句中的“了”原封不动地放在动词后面,例见(18):

(18) 小光扔了一块石头到水池里。→ \* 小光把一块石头扔到了水池里。

老师贴了一张纸条在门上。→ \* 老师把一张纸条贴了在门上。

靳洪刚(1993)认为习得者把“把”字句看成一个简单的“主—宾—动词”句式是“把”字句习得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习得者把一些英语的语法概念带到汉语中来了。从我们的测试中留学生泛用“把”字句的情况来看,他们一方面可能受英语语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测试形式的影响,更重要的一方面,可能是“把”字句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教学中对“把”字句解释的模糊性逼迫学生把“把”字句简单化。学生把复杂的“把”字句简单化并不是把“把”字句与“主—宾—动词”句式完全等同起来。熊文新(1996)分析了留学生作文中“把”字句的用法,发现学生在作文中对“把”字句采用的是“回避”策略。英语学生对“把”字句的回避率最高,他们没有把握时不用“把”字句,该用时也不用。回避和泛用是语言习

得中一对相反的学习策略和手段,但是,它们并不矛盾,它们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把”字句习得的困难和复杂性,以及学生对“把”字句的困惑。正是因为学生对“把”字句还没有理解和掌握,他们在自由选择度大的作文中能避免使用就避免使用,甚至该用“把”字句时也不用。但是在自由选择度小的改句和判断句子测试中,他们面对“把”字句,必须作出决策,无法回避,同样是因为他们对“把”字句还没有理解和掌握,他们就可能采用简单的“主—宾—动词”的概念来套用“把”字句,不该用时也用上了“把”字句。

## 五 结论

“把”字句的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把”字句是汉语特有的句式,但是,英语学生在习得过程中,对“把”字句的终结性和完成性的关键语义有明显的意识,这种意识与语言习得中的“情状假设”普遍倾向一致。这一发现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我们在“把”字句教学时,要围绕终结性和完成性,多设计一些显著性的“把”字句,如,在初级阶段,多用结果实现动词的“把”字句,因为学生对终结性和完成性的语义有本能的倾向性认识,我们的教材和课堂教学在这方面再给他们加强感性认识,他们会容易理解“把”字句的语义和句式方面的特殊性。针对学生对创造类结果指向动词和动作动词构成“把”字句的限制有较大的困惑,我们的教学需要逐渐增加这两类动词与带有终结和完成补足语构成的“把”字句,来帮助学生把“把”字句区别于简单的“主—宾—动词”句式。

## 附注

① 这 4 类动词还可以根据有无动力的标准分成两组:状态动词和事件动词。动作动词、结果指向动词和含结果实现动词都是事件动词。

② 此次测试,得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张旺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泉教授、北京大学杨德峰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白荃副教授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 参考文献

- 崔希亮(1995)“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12-21。  
 李大忠(1997)《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金立鑫(1997)“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语境特征,《中国语文》第 6 期,415-423。  
 靳洪刚(1993)从汉语“把”字句看语言分类规律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50-64。  
 姜德梧(1999)从 HSK(基础)测试的数据统计看“把”字句的教学,《汉语学习》第 5 期,51-53。  
 熊文新(1996)留学生“把”字结构的表现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80-87。  
 薛凤生(1987)试论“把”字句的语义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4-22。  
 杨素英(1998)从情状类型来看“把”字句(上、下),《汉语学习》第 2 期,10-13;第 3 期,10-12。  
 杨素英 黄月圆 孙德金(1999)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体标记习得,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4, 31-54。  
 杨素英 黄月圆 曹秀玲(2000)汉语体标记习得过程中的标注不足现象,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5:3, 87-116。  
 张旺熹(2001)“把”字句的位移图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10 页。  
 Andersen, R. W. (1986) The need for native language comparison data in interpreting second language data. Forum Lecture. TESOL Summ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Hawaii.

- Andersen, R. W. (1990) Models, processes,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B. VanPatter & F. Lee (e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levedon, UK &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 Bardovi-Harlig, K. (1992) The relationship of form and mean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interlanguage of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3, 253 – 278.
- Bardovi-Harlig, K. (1994) Anecdote or evidence? Evaluating support for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nse and aspect. In E. Tarone, S. Gass & A. Cohen (eds.),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pp. 41 – 60).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Bardovi-Harlig, K. (1998)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lexical aspec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 471 – 508.
- Bardovi-Harlig, K. (1999) From morpheme studies to temporal semantic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341 – 382.
- Bickerton, D. (1981) *Roots of language*. Ann Arbor, MI: Raroma.
- Comrie, B. F.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wty, David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Dordrecht: Reidel.
- Dowty, David (1991) 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Language* 67, 547 – 619.
- Flashner, V. E. (1989) Transfer of aspect in the English oral narratives of native Russian speakers. In H. Dechert & M. Raupach (eds.), *Transfer in language production* (pp. 71 – 97). Norwood, NJ: Ablex.
- Li, Ping (1989) *Aspect and aktionsart in child Mandarin*. Leiden, Netherlands: University of Leiden dissertation.
- Liu, Feng-His (1997) An aspectual analysis of *ba*.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 1, 51 – 99.
- Robison, R. E. (1990) The primacy of aspect: Aspectual marking in English interlanguag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 315 – 330.
- Shirai, Y. & Andersen, R. W. (1995)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aspect morphology: A prototype account. *Language* 71, 743 – 762.
- Smith, Carlota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Holl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ing.
- Sun, Chaofen. (1995) Transitivity, the *ba* Construction and its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 1, 159 – 195.
- Vendler, Z. (1967) Verbs and times. In Z. Vendler (ed.),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erkuyl, H. J. (1972) *On the Compositional Nature of the Aspects*. Dordrecht: Reidel.
- Weist, et al. (1984) The defective tense hypo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tense and aspect in child Polish.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1, 347 – 374.
- Yang, Suying (1995)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 作者简介

黄月圆,女,博士,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汉语词法、句法以及语言习得。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塘 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

杨素英,女,加拿大 Victoria 大学博士,香港浸会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语义和语言习得。

(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塘 香港浸会大学英语系)

###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rénjia* based on a cognitive model unfamiliar**

..... **GUO Jimao & Shen Hongdan, p28**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distinguishing semantic feature of *rénjia* is that it'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gnitive model of outsider. The speaker uses *rénjia* to imply that the 'outsider' who is no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peaker/listener, should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and general manners. The attitudes associated with the usage of *rénjia* are estrangement, politeness, deference, sympathy, praise, etc.. These attitudes come from the model 'outsider' and the semantic contexts of *rénjia*. The usage of *rénjia* is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speaker, the referent and the referential person.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teach *rénjia* to foreign students more efficiently.

*Key words* model 'outsider' implication estrangement politeness deference referent referential person

### **Ident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learning difficulty levels**

..... **ZHOU Xiaobing, p41**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arning difficulty levels of different linguistic item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irstly, it investigates the methods and procedures to identify the learning difficulty levels in four aspects: linguistic differences, language development, cognitive difficulty of language and error analysis. Secondly, it uses the above-mentioned methods to examine the learning difficulty levels of three specific linguistic item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several other languages.

*Key words* difficulty from linguistic differences difficulty from language development cognitive difficulty of language errors

### **The L<sub>2</sub> acquisition of the Chinese *Ba*-construction**

..... **HUANG Yueyuan & YANG Suying, p49**

The *Ba*-construction is a difficult structure for L<sub>2</sub> Chinese learners. This paper reports our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Ba*-construction by English speakers. Following the recent aspectual analysis of the *Ba*-construction, we designed three tests (sentences making, structure alternation and judgement) with an 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situational types in each test. We found that these L<sub>2</sub> learners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telicity property of the *Ba*-construction, 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as a developmental tendenc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the Aspect Hypothesis. The finding has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the *Ba*-construction.

*Key words* *Ba*-construc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aspectual types telicity